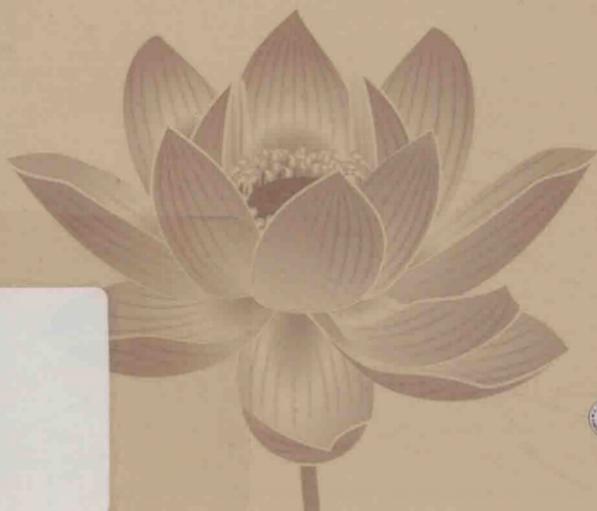


佛教八宗教理行果

释心皓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释心皓
著

佛教八宗教理行果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八宗教理行果/释心皓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615-6001-3

I. ①佛… II. ①释… III. ①佛教教派-研究-中国 IV. ①B9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347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装帧设计 李夏凌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编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ress@126.com

印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绪 论 从学潮、学派到宗派	1
一、视同方术的初传佛教	1
二、渐趋融合的魏晋般若学潮	2
三、宗派雏形的南北朝五大学派	5
四、隋唐成立的佛教八宗	8

第一章 以空宗著称的三论宗	11
第一节 中观学派,龙树创始	12
第二节 依据典籍,四论三经	21
第三节 吉藏判教,二藏三轮	26
第四节 三论义旨,破邪显正	29
第五节 中心理论,缘起性空	32
第六节 实践理念,悲智双运	39

第二章 以有宗著称的唯识宗	45
第一节 唯识传承,源自弥勒	46
第二节 唯识经论,一本十支	53



第三节 唯识判教,三时八宗	57
第四节 万法唯识,种子生现	60
第五节 修行成佛,转识成智	75
第六节 兜率净土,学人宗仰	80
第三章 教观双美的天台宗	86
第一节 创宗立派,东土释迦	86
第二节 法华圆经,三大部注	94
第三节 判教权威,五时八教	100
第四节 教观双美,义理圆融	104
第五节 止观双运,忏仪并行	112
第六节 圆教行果,六即四土	130
第四章 法界圆融的华严宗	136
第一节 五祖相承,法藏大兴	136
第二节 富贵华严,八十一卷	144
第三节 华严判教,五教十宗	152
第四节 法界缘起,相即相入	158
第五节 华藏世界,清净广大	169
第六节 华严字母,梵呗明珠	174
第五章 见性成佛的禅宗	178
第一节 自称宗门,教外别传	179
第二节 不立文字,经典印心	183
第三节 六代单传,付法授衣	186
第四节 花开五叶,宗门大盛	196

第五节 禅的类别,佛祖顿渐	204
第六节 禅门修证,洒脱成佛	213
第六章 信愿念佛的净土宗	223
第一节 净土祖师,后人仰推	224
第二节 五经一论,指归净土	232
第三节 菩萨判教,他力易行	236
第四节 修持特点,一生成就	241
第五节 恪修净业,正助行门	251
第六节 三辈九品,往生净土	263
第七章 难行能行的律宗	275
第一节 南山律宗,正宗传承	276
第二节 律学典籍,四律五论	289
第三节 律宗判教,化制二教	294
第四节 戒法四科,名义分类	297
第五节 僧俗二众,常用律仪	303
第六节 三学圆融,大乘行果	313
第八章 即身成佛的密宗	322
第一节 密宗传承,三大分支	323
第二节 密宗经典,金胎两部	334
第三节 显密二教,风格迥异	337
第四节 基本法义,教理见地	341
第五节 修学次第,师承灌顶	348
第六节 四大教派,修证法要	356

目

录



从学潮、学派到宗派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流传至今的便是汉传佛教八大宗派。

八大宗派的成立是在隋唐时期，其形成大约经历了外来学术思想、主流思想学潮、经论学派到宗派等几个阶段。

一、视同方术的初传佛教

佛教初传时期，活动以祭祀斋忏为主，教义则被视为外来学术思想，如神仙方术等。

佛教传入时间，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把沙门视同方士。初传时期的佛教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外来学术思想乃至神秘道术，在宫廷和贵族上层

社会中小规模地传播。

另一方面，佛教在当时属异质文化。佛教有关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教说，落发出家、不婚不娶、乞食为生的制度，以及起居、衣着、礼仪等方面的规定，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习俗迥然异趣，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诧和议论，特别是儒家礼教恪守者的反感和指责。所以当时出家的人极少，至魏晋时期，虽有汉地僧人出家，但僧侣的数量不多，无法形成僧团。

而且，由于初传时期佛典传译不多，也没有传戒仪式，当时度人出家，仅为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裟，现僧相而已。故从汉明帝永平年间到三国魏时的将近二百年时间，汉人的信佛者，只是以剃发来区别僧俗，在宗教行仪上的做法则实行一些类似中国人的斋忏。

因此，东汉和三国的初传时期，虽有佛教的流传，仅有少数外国僧人对经论作一些研究，在中土，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和声势。当时的佛教布道者基本为外国僧人（印度及其他西域人），政府把佛教定为一种外国宗教，信众人数也非常稀少。

当时的义学也不兴盛，只是为所翻译的少量佛经做简单的注解。如支谦《了本生死经注》；康僧会《安般守意经注》、《法镜经注》、《道树经注》、《阴持入经注》等。

因此，无论是从学术思想还是僧团的规模上，早期的佛教连学派的雏形也尚未具备。

二、渐趋融合的魏晋般若学潮

魏晋时期，随玄学成长起来的般若学派——六家七宗，是中国最早兴起的佛学派别。

玄学的兴起是魏正始年间（240～249），当时的门阀士族地主



大力推行玄学，并以此取代两汉的经学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玄学家崇尚老庄自然无为思想，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提出有无、本末、动静、体用等一系列重要哲学范畴，论证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真实的、永恒不变的、超言绝象的精神性本体——“道”或“无”。这与般若学的本体论有相似之处。因此，主张一切诸法（事物和现象）本性空寂的《般若经》受到了学人的关注。般若学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上层社会。

般若学和玄学同属本体论的哲学思维，它通过对有无、本末、色心等范畴的辨析，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妄不实，宣扬“诸法性空”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般若智慧证得永恒真实的“诸法实相”。由于二者的理论相似，般若学在魏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佛学有玄学化的趋势，佛学也对老庄之学产生影响。

名僧与名士的交游，也往往以般若学为契机。王室贵族和奉佛的士族官僚，几乎没有不研习《般若》的，《般若》成为名士玄谈的重要资料。名僧也借老庄等传统文化的高度修养，于般若演示新义。东晋孙绰曾作《道贤论》，以七道人与七贤人相比拟，使名僧与名士、般若与玄学，相得益彰。所以在两晋，般若学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

这一显学以《般若经》的讲习和疏论为中心，结合中国盛行的《老子》、《庄子》等玄学思想观点、语言进行解读，为佛教的汉化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佛教学派——般若学派。

据后秦僧睿总结，在鸠摩罗什之前，般若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格义”和“六家”。

所谓“格义”，是指援引中国传统儒、道概念来解释佛学概念，着重从义理上融会中印两种不同思想，消除在佛玄交流中的隔阂



和抵触。当时为理解般若思想，依据老庄玄学之义，理解及论释般若经义，产生“格义佛教”。

因受格义思想方法的影响，般若学者们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道行般若经》、《放光般若经》等般若经典的固有说法，把玄学的争论带入佛学，在般若学内部造成学派的分化。这就是所谓“六家”或“六家七宗”。“七宗”的“宗”与“六家”的“家”意义相等，都是指一类主张和学说，并非指宗派。

六家是：一、本无宗，包括道安、僧睿、慧远等的学说。二、即色宗，关内的即色义与支道林的即色游玄论。三、识含宗，为于法兰的弟子于法开之说。四、幻化宗，为竺法汰的弟子道壹的主张。五、心无宗，包括竺法温、道恒、支愍度等之说。六、缘会宗，有于道邃的缘会二谛论。

七宗，指的是在上述六家以外，加上本无宗的支派——本无异宗，其代表人物是竺法深。

七宗之中，就基本观点而言，一般以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家为当时般若学说主流。六家七宗之学，在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来华之前，于关河一带尚很盛行，从而成为罗什门下批判的重要对象，认为这些学说不符合般若的原则。僧肇在《不真空论》中集中批判了其中本无、即色、心无三家。

但作为一种主流思想学潮，在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带动下，东晋佛教义学全面上扬，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一批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如《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十住经》等，一经译出，便迅速地在社会上得到流布，随后就产生了它们的注疏。这一研究风气持续到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派的形成。

同时，由于研究和交往谈说的需要，以一些才华杰出的佛教



界人物为核心，组建了一定规模的佛教僧团。如道安的僧团、慧远的庐山僧团、竺僧朗的泰山僧团、竺潜的东峁山僧团、支遁的沃洲僧团等。名僧名士交往频繁，在寺院里共研佛典，同辩义理。当然，此时的僧团还不具备后世宗派根据地的意义，但已略微呈现讲经布道，聚众共修，传承思想的宗派功能。

三、宗派雏形的南北朝五大学派

南北朝时期，义学盛行，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已基本介绍到了中国。随着佛教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许多专通某类经论的经师、论师，形成了诸多学派。但还没有具备宗派的某些基本特点，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形成宗派的客观条件。

南北朝的佛教兴盛与帝王的支持有关。南朝诸帝一般都尊奉佛教，他们鼓励译经，修筑寺庙，请高僧讲经说法，组织大型佛教类书、丛书、佛经目录等著作的编写等。至梁武帝时，南朝佛教达到了全盛。北朝佛教虽然曾出现两次法难，即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全国范围内禁毁佛教的法难。但嗣位的新皇帝一即位就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甚至超出了禁毁前的规模。

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空前繁荣。南北朝时期，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僧人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因此，南北朝的佛教义学十分发达。其中，因对某些经典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佛教学派。主要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等几个学派。



(一)涅槃学派：因研习《大般涅槃经》而得名。《大般涅槃经》是一部论述如来常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经典。此派最初研习的是东晋义熙十三年(417)由法显、佛陀跋陀罗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

待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又称大本《涅槃经》、北本《涅槃经》)，宋文帝又令慧严、慧观等人，参酌法显的译本，对昙无谶译本加以删订，另成《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又称《南本涅槃经》)。此后，北朝学者以研究《北本涅槃经》为主，南朝学者以研究《南本涅槃经》为主。

此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宋的竺道生、慧观、宝林、慧静、法瑶、僧宗、齐代的法安、梁代的宝亮、北周的宝象、昙延等。其中，竺道生立顿悟成佛义，为顿悟派首领；慧观立渐悟成佛义，为渐悟派首领。

(二)成实学派：因研习《成实论》而得名。《成实论》有十六卷，是印度诃梨跋摩为批判小乘说一切有部理论，论述小乘空观而写的一部著作，其中也有一些大乘的见解。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由鸠摩罗什译出。

此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宋的僧导、齐代的僧柔、慧次、梁代的法云、僧旻、智藏，陈代的宝琼、洪偃、智嚼，北魏的僧嵩、昙度、北齐的灵询等。其中，刘宋的僧导为南方寿春系的开创者，北魏的僧嵩为北方彭城系的开创者。

(三)毗昙学派：因研习《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而得名。《阿毗昙心论》四卷，是印度法胜为阐释小乘佛教的基本概念(名数)而写的一部著作，东晋太元十六年(391)由僧伽提婆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一卷，是印度法救为解释《阿毗昙心论》而写的著作，刘宋元嘉十年(433)由僧伽跋摩译出。它们都是小乘说一



切有部的重要论书。

此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宋的僧镜、齐代的智林、梁代的慧集、北齐的慧嵩等。

(四)地论学派：因研习《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有十二卷，是印度世亲为解释《十地经》而写的一部著作，其内容主要讲述菩萨修行的阶次和如来藏缘起。北魏永平元年(508)，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

地论学派分为两派：

一为南道派，因住在相州(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进洛阳的南道而得名。此派主张佛性本有，第八识(阿梨耶识)为净识。创始人为北魏的慧光(勒那摩提的弟子)，传承者有北齐的法上、僧范、惠顺，北周的慧远、灵裕等；

二为北道派，因住在相州进洛阳的北道而得名。此派主张第八识为妄识，第九识(庵摩罗识)才是净识。创始人为北魏的道宠(菩提流支的弟子)，传承者有北魏的志念等。

至南北朝末年，北道派因在教义上与摄论学派相近而合并，唯南道派独步当时。

(五)摄论学派：因研习《摄大乘论》而得名。《摄大乘论》有三卷，是印度无著为解释《大乘阿毗达磨经·释大乘品》而写的一部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大乘瑜伽行派的境行果次第。陈天嘉四年(563)，由真谛译出。

此派的代表人物有：梁代的慧恺(一作智恺)，陈代的法泰、靖嵩、僧宗、昙迁等。

上述五个佛教学派中，《涅槃》、《成实》、《毗昙》、《摄论》之学初盛于南朝，尔后才传入北朝，只有《地论》之学是北朝的产物，并一直流传于北朝，在南朝研习《地论》的人非常稀少。



就其所据经典的性质而言,《涅槃》、《地论》、《摄论》均为印度大乘有宗的经典,《毗昙》为小乘有宗的经典,《成实》为小乘空宗的经典。以经典为思想依据作研究,是成立宗派的条件之一,但此时未能形成宗派,是因为这些经论师大多是以个人修行身份进行活动,没有一脉相承的传授系统,也没有统一的理论见解,仅停留在对经典进行具体疏解的阶段上。而且他们往往博通经藏,对其他佛经也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只是相比之下,尤擅某一经典而已。因此未能形成后世宗派义理广博圆融的磅礴气势。

但佛教经过南北朝佛教义学的繁荣,特别是大乘学说及其经典在研究与传播上的绝对优势,使得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

四、隋唐成立的佛教八宗

隋唐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巩固自己宗教势力的需要,由南北朝的佛教学派进而形成了佛教各大宗派。

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两地社会的发展渐趋一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沟通,佛教南北各家师说也逐渐出现了综合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这就为建立融摄各家之长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

同时,由于隋唐时期国家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佛教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有了强大的寺院经济为基础,也就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僧徒的条件,因而师徒传承,络绎不绝,逐渐形成宗派。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以宗派的形式来表现的。

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学派是尊崇某种经论的理论系统,呈松散结构的学说流派,只重讲说,不重师承。宗派则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继承其学说和寺院财产。佛教宗



派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汤用彤认为宗派的性质有三：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三、时味说教，自夸承继道统。但他提出的仅是一些罗列式的条件，没有精确地描述一个佛教宗派的必备条件，而且对宗派的排他性描述过于夸张，没有注意到宗派教理的融摄性。

根据八宗的发展趋势来看，成为宗派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以确保宗派独立的经济来源，使僧众安住于某一固定场所学修；二是系统的学说体系，以保证自宗在思想理论上的独立地位，形成一定的特色，并由此而与其他宗派区别开来；三是相对固定的传教区域，即以某祖庭或大型寺院为中心，造成一定的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宗学说的区域性流传；四是严格的法嗣制度和寺院生活规范，以行政手段保障自宗的传承延续。

这四个条件使得佛教宗派不再如原先学派那样，仅仅通过学说的传承而形成松散的师徒、师友关系，而是具有严密的、全方位联系的强大体系。宗派成为代表不同教派学说、不同哲学观点和不同修学制度，乃至不同经济利益的组织和团体。

此外，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佛教宗派的形成。佛教宗派的一整套组织管理体制、传授学僧制度、权益分配系统等，都可以从宗法制度中找出某种历史依据。

就八宗产生的朝代来看，创立于隋代的有天台宗和三论宗。东晋时受玄学影响的六家七宗，经过僧肇的批判评述，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天台宗形成于陈隋之际，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宗派。除了依据大乘经典发挥学说外，也吸收了大乘各



学派的说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唐代的佛教宗派有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汉密)和藏传佛教。唐初著名义学僧玄奘创立的唯识宗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在唐代中期形成的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其理论与修持方法在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中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走上了完全独立化的道路。隋唐佛学的宗派创始人打破了南北朝学派之间的理论局限,广泛综合各派学说,调和各种教理教义,不断创新理论学说,形成一宗的思想体系,互竞其美,使佛教真正成为了本土化的中国佛教。

综上所述,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学潮、学派到形成宗派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分宗立派并不是哪位祖师有意为之,一般来讲,宗派之创立是到集大成者的三祖才正式确立。初祖二祖本人提出一些有创造性的理论思想,并无意要创宗立派。只是后面的道统继承者为了追本溯源,上推尊崇前面的师父为初祖二祖。三祖之后的法徒因为感念祖师之德,而正式使用该宗派名称。

所有的宗派主张,最后的修行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成就佛道。如《法华经·化城喻品》所言,如来为了度生而施设化城,分宗立派可以看成是达到如来一切种智的一座化城,是会归一佛乘的方便权立,其中并无分裂佛法之意。

以空宗著称的三论宗

公元6世纪，印度佛教流行的宗派为“中观宗”、“空宗”、“龙树宗”或“龙树学派”，与后起的“瑜伽宗”、“有宗”或“无著、世亲学派”，构成佛教两大教系。此二派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国，成为三论、唯识二大宗派。

在佛教各流派中，一般立宗都依经而立，只有三论立宗是依论典立，即依凭龙树、提婆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三论，这是因为龙树、提婆的理论是直接以佛说大乘经典，尤其是般若部诸经为根据来发挥空义的。三论宗对“空”义的解释不同于他宗，就在于它是承“般若”深义，而以“性空”的原理来形成自宗的思想体系的。

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是中国三论宗的开山祖师，他翻译了三论宗的诸多经论，精通三论宗教义的是罗什弟子僧肇等人。此宗弘通于僧朗、僧诠，大成于法朗、吉藏。三论宗经过历代祖师代代相传，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传承文献，是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吉藏大师对龙树中观思想的升华，是大乘佛教空义思想的代表。